

崔萬秋與江青公案

鈕先銘

崔家小聚遇見陸鏗

最近在香港，陸鏗以筆名陳棘蓀發表了一篇「重見美國——紀與崔萬秋伉儷重逢」的文章。陸與崔在舊金山會晤，是八一年三四月間，有我在座，先是萬秋約我在他家晚餐，在電話中還說要約家姐先箴和寧恩承姊丈；我想那不過是一次通家小酌；殊不知竟有四十多年不見的老友陸鏗。

陸鏗！和我相識的時候，他剛從政大走出不久，分發到中央廣播電臺服務，那時是在抗日的重慶。磨練了幾年，轉任於中央日報，已是初露頭角，為士林所青睞。他一生中出色的事件，是在五〇年間，錯闖大陸，被中共關了二十多年。他本已逃到香港，為了一點家鄉的俗務，又轉回昆明，正值盧漢叛變國府的前夕；竟因此一夕之變，就無法脫身，而被中共捉將官裏去。陸鏗是黨辦的政大出身，又在黨辦的中央日報工作，欲加之罪，可以說是無不盡的條文。可是陸鏗倒是一位硬骨頭，和中共要了二十餘年的嘴皮子；於四人幫垮台之後，一九七七年才被放了出來。

經歷盡艱辛外，主題都集中於中共發佈的四人幫「罪行材料」，說江青和崔萬秋關係很密切。關於這個問題，陸鏗曾一再說：在大陸最出名的國民黨人物，除蔣公老爺子外，萬秋怕是手出二指，他還說這不是誇張，是明文載於中共的「紅頭文件」。

崔萬秋提拔過江青，傳說已久，倒也不算是新聞；雖然中共所發佈的正式文件，只說江青在上海當年初出茅廬，「她自首叛變出獄後，結識了崔萬秋，同崔往來頻繁，關係很深。崔萬秋主編的大晚報副刊，經常發表文章，刊登劇照，大肆吹捧」，並未直指江青赴延安。

可是在香港、臺北，甚至於大陸民間，另外還有一套謠傳，說萬秋和江青，在上海時期已早已如何如何，為崔兄所棄，爾後江青又鬧過一次婚變，才投入延安的窑洞，演變成了毛頭的床頭人。

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又說四人幫之二的張春橋，也是受過萬秋的点指。可是在傳說中，却份量不同；若非江青床頭細語，毛頭不會重用張春橋，王、姚則更不在話下，所以四人幫的突起

，是由江青而張春橋，再到王、姚；而江青、張春橋的蟲蛹，却是崔兄所培養而成。

中共在每次「運動」前後，都有一套似是而非的邏輯理論，苟略有成就，要歸功於東方太陽紅，失策了，就要為其洗刷。「文革」的罪過，當然歸之於四人幫，邏輯演繹，連萬秋也被殃及了。中共的「感情包袱」，可以說是比任何人都丟不開。其實真如羅素在高位論所說的：因權力慾沖昏頭腦，而產生了幻覺的人，最後便導致獨裁政體。

江青公案原來如此

關於這一段公案，我曾問過萬秋，他歎惜着說：

「我在辦報期間，吹捧過明星是真的，而且也太多了，例如胡蝶、阮玲玉、王人美、陳燕燕、白楊、舒繡文等，對藍蘋——江青藝名——並無特別往來，關係也不密切。」

崔兄在上海期間辦的是晚報，性質當然是偏重於趣味性；在當時，電影、話劇，都是起步的時期，萬秋愛好文藝，主張儘量予以鼓勵，倒不

限於藍蘋一人。

江青——藍蘋，本是山東小地主的女兒，在當地就是一位不安份的人物，用俗話來形容，可能是一位土包子的太妹；一到上海十里洋場，闖關碼頭，一心想完成她的「星夢」，初期的野心，不過如此而已！在「星榜」上，實在數不上是入流的人物。

誰知一入宮門，搖身一變，便為雲為雨，變成了武則天、慈禧的再版，凱賽琳大帝的二世！淹沒了半壁江山，使十億人口的民族，文化經濟，倒退了幾十年。固非人們所能逆料，連江青自己也沒有想到。

女人！本是見官加一級，駱賓王討武曌檄上說：性非和順，地實寒微，這也是江青出身與性格的寫照。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這是延安審判時代。毛頭並不是沒有太太的人，「踐元后於量翟」，才休了賀子珍，「狐媚惑主，竊竊神器」，文革是毛頭自己一手造成的，江青的供詞中，也說是一切是聽從「主席」的指示。

恐龍的鯁蛋人，是毛頭自己，崔兄當年，並沒有像呂兄一樣，認為「奇貨可居」！

造物弄人，每多乃爾！這一幕民族的悲劇，即使讀史，也不忍浮一大白，因為我們是這民族中成員之一，不應以傍觀者視之。

國民黨特務的栽誣

話說中共指萬秋是國民黨的特務，更是無中生有！崔兄不僅不是國民黨，在七七事變前，他還是為當政者所不容納的青年黨黨員，青年黨與

國民黨合作，是始於抗日戰爭。

溯自民國十五年至二十年之間1926—1931，這是一段大動盪時代，使當代的青年，惶惶然不可終日，尤其是在思想方面。

軍閥、共黨、三民主義，到底奔向那一個方面呢？照常理應當指向辛亥革命的成功，可是又正值寧漢分裂，使青年們不知依於胡底？於是走向極右派去尋找！當時異軍突起的國家主義派。

國家主義，這個名稱是多麼響亮！這是青年黨的前身，正和與中會與國民黨一樣。從表面上看來，是極右派的主義，那時莫索里尼、希特勒還沒有成氣候，國家主義並不是走向法西斯與純粹的方向。國家主義所主張的「聯省自治」，反不如說想學美國的聯邦政體。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和：拔一毛而利天下，勢所不為；這本是兩極的思想。從春秋戰國時代起，已經有近三千年的流程。在漢明帝時代，公元六十四年，又傳入了佛家學說，一般初淺的說法，就用「大乘」、「小乘」來形容上述兩種的漢土思想。

話不用扯的太遠；在1926—1931間的青年，尤其是留日學生，總覺得其黨主義太硬，三民主義太糯，國家主義才不鹹不辣，正合口味。萬秋那時正是二十郎當的青年小夥子，便和曾慕韓（琦）、左舜生、李幼樺（璜）結交了朋友。

我只用「結交朋友」來形容，其意義是說：當時的國家主義派，並沒有嚴密的組織，縱使不像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至少是百無一用是書生，流入空談救國，爾後也變成了溫吞水！即使當

年崇敬者為所失望。

萬秋是日本廣島文理科大學出身；學的是歷史，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是使史家所最傷感的，因為這是我們的切身之痛！

一八九四的中日第一次戰爭——七七抗日是第二次。

一九〇四的日俄戰爭，九一八、七七，無一不是給與萬秋思想上的衝擊。雖然他極愛好文學，而性格却是雙面人，一面是浪漫文士，一面是與亡有責的鬪士。

參加政府入外交界

萬秋之參與政府工作，是在七七事變之後（1937），一九三三的三月，他畢業了文理大，曾一度返國參與新聞事業，就是所謂提拔江青的時代。蘆溝橋砲聲一響，應許大使靜仁（世英）之召，過返東京，作為大使的幕僚。才工作三個月，又應曾虛白先生之召，參與國際宣傳處工作。萬秋之參加國民政府，是在抗日之下，任何人不應有第二種選擇，若說他參加了政府工作，就變成了國民黨的特務，真是天大的冤枉！因為國民黨也並沒有拿他看成圈內人。

他之所以能揮足外交界，無寧說是有看家的本領，在抗戰中，他任國際宣傳處對敵科長，是「對敵」，不是敵對；既對敵作戰，總不能不用「知己派」吧！但國際宣傳處當時却也用許多知美派人士，像葉公超先生、朱撫松、沈劍虹、沈鈞，都是知美派的巨子，而在抗日初期，在一九四一年底以前，美國並還沒有參與戰爭。

勝利了，麥帥佔領日本，萬秋以傳統對日的關係，調到駐日代表團，也是以知日派而知名。宦海浮沉，本應付之於三十功名塵與土，不過萬秋之被重用，似乎是太偏向於他的日語日文的造詣，而却忽略了他的知日才能！

最後一次，他被外放駐巴西大使館的公使，那是政府給與最後的酬勞，正像某些退役後的將軍，酬以公營事業機構的董事長一樣。

送別文章談破襪子

在發表出使巴西時，聯合報編輯，筆名費禮的平鑫濤，促我寫篇文章歡送萬秋；先是萬秋返國任職期間，連續在聯合報發表「日本見聞」，達二年之久，所以這一次的送別，在聯合報的立場，是要用一篇文章來送一位文士。

就在登機的那一天，在松山機場上分發給送別的親友，不僅使令萬秋伫驚驚奇，也滿足了我一次發表慾的機會，因為，出使、赴任、登機、送別、歡送文章，同時出現，是多好的 Timing ！

拙作的文題是：「一雙破襪子的故事」，寫我和萬秋在廣島同學時代的往事；不是我要洩他的底牌，在學生時代，他却是屬於浪漫型的；一雙襪子，不穿到空前絕後，是不會丟掉的。

但那篇拙文的主題，並不在乎此；我很爲他抱不平，爲什麼不派他出使日韓，使他更能發揮他的才華。

新官上任，我不便潑一盆冷水，所以我只會著的說，人到中年，以萬秋的文學修養，應當多

從事於寫作。我不願意用「立言」那些俗語，好像曾引用了兩句詠史詩；一句是談李後主的：「這個人才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官兒做到皇帝，總算絕頂了吧！可是李後主却可憐得透頂！第二句是隨園主人袁子才的詠史詩：「錢塘蘇小是鄉親」；被一位侍郎看到了，說：

「老師：您怎麼認一位妓女作鄉親呢？」

袁老爺子嘆了一口氣回答說：

「百年以後，只知有蘇小，而不知有侍郎也！」

我和萬秋在廣島高等師學院同學，他比我高四五班，也同住過一個「下宿屋」，雖然我學的是理科，但由於他孜孜業業於日本文學的研究，也惹起了我對文學的興趣。那時他正沢明治年間的文豪，夏目漱石的草枕子，時常向會虛白先生所辦的真善美雜誌投稿，稿費也貼補過他不少的學費。虛白是清末大作家曾孟樸先生的令兒，可說是書香世家，虛白很鼓勵萬秋，日期精進；爾後崔之隨曾，也是因爲這點文字因緣。

一九二九年以後，我就進了日本士官，東京與廣島雖有千里之隔，萬秋却也隨時寄些他的作品給我。從九一八——一九三二以後，才隔阻了我們的交往。在抗戰重慶時代，我忙於作戰，幾乎與文字絕了緣。那時萬秋却爲我寫了一本書，「第二代」，是以小說體敘述我，不甘爲俘虜，而在南京錫鳴寺，避敵爲僧。爾後張恨水也爲我寫了一本「大江東去」，與拙作「還俗記」——原名空門行腳——，可以說是鼎足而三，但我却是拐子腳。我和萬秋的文字交，決非偶然

的，而我也尊之爲師友兼並，他本是學長。

勝利後，是不是作官沖昏了頭？在他駐節國外的時候，至少我却很少看到他的作品，文章未必真是窮而後工麼？

所以在他調部返臺之後，我們在一間斗室中，曾經作過一次促膝長談，相互勉勵，多從事於文字工作。他的「日本見聞」，就是從那時開始。他再度出使巴西，我的送別文「一雙破襪子的故事」中，也是重申舊願。

七九年我來到美國，那時我與他均已退休，世俗的羈掛，日益減少，才從心所欲來寫作。寫作若藉筆耕來糊口，也是一件苦事，今既無此心理負擔，隨時可以信手拈來！回憶與萬秋定交，已經過五十四年的流光，誠如少游的詞說：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所幸我們都還沒有見衰老，或許是現代人的生活方式，與古人略有不同。

崔氏夫婦愛情故事

崔萬秋與他太太張君惠的一段美滿姻緣，說來也很精采。

話說當年，有一位愛好文學的少女，名叫張君惠，因爲迷戀着一位作家崔萬秋的文章，晨占喜鵲，夜卜燈花，總算有情人終成眷屬，真是只羨鴛鴦不羨仙。

這位少女多大年紀呢？說資格兒的，真是二八佳人，才十六歲。我記得在重慶市第一次會到君惠時，我曾開玩笑的向着她說：

「我是叫你大嫂好呢？還是叫你小妹妹好呢？」

一位年紀輕輕的少女，一做了官太太，除非天才，照理是不會有什麼成就的。可是君惠却不然，高中是在重慶受的，大學是在日本完成的。婚後還能苦讀，實在是要些毅力；她一直都向著藝術鑽研，到了舊金山，還在所女校裏授教。

她畢業於東京藝術大學聲樂系，而却喜愛古典的茶道與花道。小品散文寫來清新可讀，正如其人。著有「插花與詩詞」一書，尤為膾炙人口。

花道、茶道在日本認為是婦女界最高的藝術，追其源，應溯於中華文化，而又是脫胎於印度的「禪」。有人說：那是「苦行」中「靜默」的支流。

「禪」！却不完全出自於印度；天空達摩大師，訪梁武帝於南朝雨花臺，帝吻足請益，問何為聖道？大師答以「擴然無聖」！

武帝不懂，大師即一妻渡江，在松山寺，面壁九年，而成為禪宗的始祖，到六祖「慧能」而更光大。

在日本花道與茶道，並不限於婦女界，其中的「大家」，反而是些男性，可惜我於此道，完全外行。而君惠則為入流之輩，她是屬於「草月流」，曾獲得該派的模範獎。

戰後，我去日本不下數十次，而與中國駐日大使館一些外交官的夫人們，也有相當的來往。依我看來，真正有成就的，君惠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君惠倒不僅是相夫教子，在駐日的外交圈中，却也為國家出了許多力。

崔府位於舊金山對岸窩克嵐市的山崗上，陽光普照，曲徑通幽，我永遠為這一對夫婦祝福。

戴笠的一生

費雲文著
全一冊定價一百二十元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連載，最受讀者歡迎，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要目：①戴笠其人其事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⑤戴笠與雷鳴遠⑥戴笠與現代警察⑦戴笠與鄭介民⑧戴笠鋤奸記⑨戴笠與毛人鳳⑩戴笠生平事跡簡表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三百三十餘頁，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穿線平裝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風流人物

萬墨林等著
第一、二集合售貳佰肆拾元

第一集要目：(一) 民國四大美人 (二) 徐志摩四角愛 (三) 蔡松坡鳳仙戀 (四) 喜艷親王劉喜奎 (五) 藝壇奇女子：劉喜奎、樂蒂 (六) 末代狀元三角愛 (七) 坤伶主席新艷秋 (八) 賽金花本事全文 (九) 洪狀元煙臺舊事。第二集要目 (一) 浪漫大師郁達夫 (二) 郁達夫遇害謎底 (三) 一代紅顏陳圓圓 (四) 美人窩裏黎錦暉 (五) 風流次長唐有壬 (六) 第一荒唐陳公博 (七) 慈禧與榮祿 (八) 艷星艷聞錄 (九) 將軍與詩人 (十) 梁任公的秘密戀史。精采百出，美不勝收，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